

公民视点

义务送教



“有些人说我想教书想疯了，和两个残疾娃儿混。”重庆老人邓林明呵呵一笑。他自发给身患残疾的吴家兄妹上文化课，至今已经4年了。

80岁的邓林明身子已不再硬朗。4级肢体残疾，使邓林明的腰深深地弯曲着。他拄着拐杖，慢慢悠悠，一步三晃。但为了给吴家兄妹上课，邓林明每月都会两次“远征”。

从他现在居住的重庆南岸区罗家坝社区，去兄妹俩所在的渝北区茨竹镇新泉村，开车70公里，坐公交要90公里。“早上6点半出发，下午1点多能到。当天还能教两节课。”

这段路，邓林明已经走了两年。而事情的起源，是在4年前，这两个孩子被外婆抱着，路过了他家门前。那时，他还住在新泉村。“她抱着两个残疾娃娃，看着很可怜，我就多嘴问了句话。”邓林明说，吴家兄妹智力和肢体都有残疾。两人没法上学，父母也无暇照料。

两兄妹的事儿，从此在邓林明心里打了个结。反复思量后，他专门去找兄妹俩问话，你们不想不想读书？孩子的话他听不懂，就找了张纸说：“想读书就画钩，不想就画叉。”纸上是大大的钩。离开讲台30年后，曾经的小教师邓林明重操旧业。

“难教，8+3怎么拆成8+2+1来算，就教了4周。”邓林明说，他不着急，教会一点是一点。现在，16岁的哥哥能算3位数加减法，认300多个字，14岁的妹妹也认识了100多个字。

搬进城里以后，为了能够每月回村送教两次，邓林明跟儿子反复拉锯，反复争取。最后他还是赢了。

“有了文化，将来找力所能及的工作，他俩能养活自己。”邓林明说，这是他给两个孩子和自己定下的目标。

接力救人



如果不是热心市民舍命相救，今年1岁多的花花(化名)可能已离开了这个世界。日前，花花跟随父母在贵州贵阳花溪平桥骑自行车，途中，一家三口不慎“栽”入河里，紧急关头，互不相识的7位热心市民接力相助。最终，一家三口化险为夷。

当天，张女士一家三口来到花溪平桥游玩，他们租了一辆自行车，在骑到黄金大道附近时，由于自行车刹车及方向盘均失灵，一头“栽”进了花溪河里。

张女士不识水性，掉入河里后，双手不停地在拍打。虽说杨先生略懂一些水性，但是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也是慌了神。看到有人落水，一名骑着摩托车的中年男子(右二)衣服都没来得及脱，一个箭步径直往水里跳去。

很快，张女士和杨先生相继被中年男子救上岸。“求求你，再救救我们的女儿。”当张女士夫妻俩被救上岸后，赶紧又向中年男子哀求道。由于中年男子先后将夫妻俩救上岸后，体力早已严重透支，但一听到水里还有孩子，中年男子顾不上休息，一头又扎进水中。

水太深，中年男子没看到花花。另一名年轻男子潜入水底，也没看到。岸上所有的人急得直跺脚。

“快看，你旁边的位置一直冒水泡，孩子应该就在下面。”根据多年游泳经验，中年男子指着冒泡的位置，让年轻男子再次潜下去。最终，两人合力将溺水的小女孩托上了岸。接着，一名经过的护士立即给小女孩进行心肺复苏。过了3分多钟，小女孩的嘴唇稍微动了动，这时，在一旁做烧烤生意的赵师傅立即发动摩托车，迅速将父女俩拉上车并以最快的速度往医院方向奔去。

由于送医及时，小女孩得到了抢救。“如果当天没有大家出手相救，我可能真的会失去花花。”张女士说。

(周有强)

一诱骗学生上网赌博团伙被抓获

据新华社电(记者王晓丹)正值暑期，一些不法分子盯上了在校学生。记者从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获悉，近期警方跨省打掉一个网络赌博团伙，抓获9名犯罪嫌疑人，参与赌博的受害者多为在校大学生和未成年人。

今年7月，深圳罗湖区的王女士报案称，其上大学的儿子最近迷上了网络赌博，背着家长在社交群里以购买时时彩的方式和人对赌，本想着小赚一笔结果越陷越深。

接到报案后，警方立案侦查发现一个9人团伙在幕后作案。深圳罗湖公安分局网警大队民警刘育承说，该团伙以互联网开设名为联发集团的QQ、微信群，召集他人以0到27之间的数字赌大小和单双的方式进行赌博，每月非法牟利20万至40万元。

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团伙犯罪嫌疑人将个人账号伪装成美女，在社交平台散播挣钱门路，诱骗他人加入自己的赌博群。该团伙通过人工智能程序，实现整个赌博流程和手段高度智能化。整个流程下来只需几分钟，一天下来可完成数百场赌博，涉及数百万元的资金流水。

警方介绍，为了保证个人利益最大化，嫌疑人会争先坐庄，即便赌客赢了，庄家也要从中抽水。在犯罪团伙的相互配合下，加上智能机器的控制和操作，玩家想要在赌局中赢钱的概率微乎其微。

参与此次赌博的受害人中，有不少是在校大学生和未成年人。警方提醒，家长应加强对子女的监管，一旦发现其进入QQ群或微信群赌博，应及时退群，并向公安机关举报。

“国际义工”:公益很少旅游很多

一些国际义工项目逐渐偏离了义工主题，有资质可信赖的偏少

本报记者 汤宁娜

“闻名世界的白沙滩、原始自然的田园风光、天真烂漫的孩子笑脸……来参加巴厘岛志愿者项目，这一切都触手可及。”

最近几年，在“国际义工”这个“高大上”词汇的诱惑下，类似的出境义工活动越来越受到大学生的追捧。他们通过交纳一定的报名费，参加一至三周的短期项目，去国外旅行的同时，还能从事动物保护、志愿服务、医疗服务等志愿服务工作，并获得一张国际公益方面的志愿者证书。

做公益，出国扩宽眼界本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可随着国际义工被热捧，某些国际义工项目开始变味。《工人日报》记者调查发现，为了追逐利益，一些国际义工项目逐渐偏离了义工主题，成了纯旅游赚钱的旅行，还有一些项目存在机构资质不全、项目流程不规范、志愿者证书存疑等问题。

公益机构资质真假难辨

“国际义工组织”“全球志愿者组织”“国际义工旅行”……日前，记者在网上输入“国际义工”4个字，出现了200多万个词条，各种广告目不暇接。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打着“公益机构”名称的组织绝大多数是旅游咨询平台，并不具有组织国际公益项目的资质，其做法多是先在网站发布国际志愿者招募信息，再充当中介，将学生成为志愿者转给其他旅行机构，从中赚取利润。

记者在网络上联系到几家提供国际义工项目的“组织”，询问参与方式时均被告知，只要有英语四六级证书便可免去资质考核程序，选定项目和目的地，通过网站操作流程并缴纳相关费用即可。

一个名叫“泰国信武里孤儿院服务”项目的客服告诉记者，只要提交四六级证书并缴纳3250元项目自负费，就一定能申请成功。从提交材料到项目组织通知缴费成功，只需3天时间，不需要考核和筛选，按照流程一步一步操作就好。

“那些交钱就可以申请的国际义工，其实就是换了说法的旅游。”中友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夏孙明告诉记者，一些旅游公司正是看到了国际义工这块牌子下的商机，才在利益的驱使下，把普通的出国游包装成时尚的义工项目。

在美国念研究生的程琛告诉记者，自己申请国外研究生时为了能有更丰富的简历，曾申请过国际经济学商学学生联合会(AIESEC)的国际公益项目，但并未成功。因为AIESEC是全球最大、由青年自主领导的非营利组织，不仅报名门槛高，还得满足多种条件，通过层层考核才能申请成功。

“网上有很多公益项目网站，如果不是朋友体验过后推荐，我肯定不敢自己去报名。”参加过两次暑期国际义工项目的大三学生黄雯对记者说。

志愿者项目变旅游产品

“走进当地人的村落，进行孤儿院/幼儿园义工体验，探访海龟基地，上一堂斯里兰卡传统舞蹈课……”

2016年，被一个斯里兰卡国际义工项目的广告吸引后，华中科技大学的余方和两名同学每个人花费了7500元申请了该项目。当年8月，他们

抵达斯里兰卡准备入境时，却被边检拦下了。原因是，他们的入境地址上写着斯里兰卡当地的一个志愿者之家，而他们拿的却是旅游签证。经过一番交涉后，他们的护照被没收，当天晚上被强制遣返回国。

记者咨询了多家组织国际义工项目的机构，得到的回复是：目前普通义工项目都使用旅游签证，除非某些国家要求，才会办理专门的签证。一家机构的客服告诉记者，如果是正式的国际义工或志愿者通常申请工作签证或商务签证，但这种形式的有效期是一周，且手续繁杂，费用昂贵，办这个签证的代价太高，“实际情况是大家都是用旅游签去的。”

如果由于签证与意图不符，在义工服务地遇到被遣返情况怎么处理？该机构客服回复：“从2014年开始，我们的参与者都是根据要求办理的旅游签证，至今都没有出现过问题。”然而，究竟是目前没出现过问题还是肯定不会出现问题，该客服并不清楚。

除了签证类型不规范外，颁发的志愿者证书也存在问题。

今年2月，大二学生刘语浅参加了泰国清迈的一个志愿者项目。她告诉记者，自己是通过一家旅行社报的名。该旅行社承诺，项目结束后会发放由当地NGO组织颁发的国际义工证书。但项目结束后，刘语浅却发现，自己拿到的志愿者证书存在明显的英文拼写错误。

当参与者要求提供当地NGO的资质证明时，该旅行社却改口称，这个项目只是公司的一个旅游产品。这让刘语浅感到上当受骗，“如果知道不是NGO认可的正规项目，那我根本不会报名参加。希望其他与我一样的大学生不要再上当受骗。”

选择义工项目需谨慎

那么，这些明显存在各种“坑”的国际义工项目，为何还会受到大学生的青睐呢？记者采访了解到，不少大学生是出于申请国外高校的目的。欧美国家有较为成熟的志愿服务体系，很多名牌大学将志愿服务纳入学生综合考评体系。

因此，大学生如果要出国留学，义工经历是一个加分项。而一些旅行社或者国际义工机构正是利用了大学生的这种心理。

对此，夏孙明律师说，当前市面上打着国际义工招牌的项目很多，但可靠的国际义工项目却并不是很多，而且这些项目往往考核严格，必须经过报名、筛选、面试、培训等流程，大学生在申请时要注意辨别，不要轻信商家的广告。

关于用旅游签证出国做公益的行为，夏孙明表示这是不合法的。旅游签证是为游客提供的一种快速办理签证的方式，且只能用于旅游相关活动，持旅游签证者入境不可在当地打工或者从事和旅游无关的活动。

此外，只有国际正规公益组织或志愿服务国家队政府认可的公益机构才可颁发有效的国际义工证书，而那些本不是合法注册的组织印制的所谓“证书”，是没有任何效力的。夏孙明表示，有关部门要对各类以国际义工为名的组织加强审核，规范志愿服务行为，才能让义工项目健康地发展。

“学生志愿者们在争取公益机会的同时，要有自我保护意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告诉记者，如果大学生志愿者的权利被侵犯，要及时向旅游、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价格或者商务等监管部门投诉。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程琛、黄雯、刘语浅为化名)



“小小荐书员” 读书荐书两不误

8月20日，“小小荐书员”在河北省武邑县新华书店向顾客推介图书。

近日，河北省武邑县新华书店开展为期10天的“小小荐书员”暑期社会实践。孩子们在书店协助营业员进行图书整理、销售等工作，之余孩子们还可以阅读自己喜欢的读物，丰富暑期生活。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 摄

福建所有设区市将开展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一套“组合拳”打向城乡生活垃圾问题

本报讯(记者吴铎思)“在今年重点推进厦门和6个试点区域开展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基础上，到2020年前，福建全省所有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城市建成区开展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日前，福建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对城乡生活垃圾管理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询问。

福建省住建厅厅长林瑞良说，福建是全国最早推行垃圾处理产业化的省份之一，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土地、资金、税收、电价等方面政策。去年以来，全省加大垃圾处理，推出30个以县域为单位捆绑打包的市场化项目，总投资19亿元；有80%的乡镇和60%的村、生活垃圾保洁和转运，采用购买服务实行

市场化运作，年度投资额约18亿元。

目前，福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已占无害化处理能力的62.5%，位居全国第二。福建省提出，到2020年全省设市城市基本实现原生生活垃圾“只烧不理”。福建省住建厅正会同有关部门对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十三五”规划开展中期评估。

在垃圾分类方面，林瑞良表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2020年底之前，包括福州、厦门在内的46个重点城市和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新城新区率先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省已出台实施方案，要求厦门、福州城市建成区分别于今年和明年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福建省城乡生

活垃圾管理条例》列入今年的省人大立法计划。

在加强对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方面，福建省929个乡镇全部建成垃圾转运系统。88%的村庄建立了垃圾治理常态化机制。到今年底，该省所有建制村基本建立垃圾治理常态化机制，争取明年通过国家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验收。

与此同时，福建还加大打击环境违法力度，严格落实《福建省贯彻落实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压实垃圾处理企业的主体责任和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严厉打击生活垃圾处理企业未执行环保“三同时”烟气或渗滤液超标排放等环境违法行为。

一群“码农”的公益梦

让冰冷的技术为社会带去温暖，是他们最愿意看到的事情

本报记者 车 辉

如果在工作时间之外完成，没有任何回报，公司不计算工作量，你愿意投入到公益活动中吗？一群来自阿里安全的程序员们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这群“码农”不仅设计了全国首个线上儿童打拐平台“团圆”，还建立了向2亿青少年普及禁毒知识的“青骄第二课堂”。截至目前，“青骄第二课堂”的用户量已突破90万，第二期的功能开发已于近日宣布启动。

“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阿里巴巴安全技术部高级技术专家龙明对《工人日报》记者说，公益是一个“开始了就停不下来”的项目。

阿里资深专家铁花是公益项目的负责

人。他说，公司有多个业务致力于防诈骗和打假，在与公安部门交流时发现，虽然各地公安部门都有打拐办，但由于信息交流的障碍，打拐的效率很难提升上去。当时恰逢电影《失孤》上映，一个父亲15年走遍大江南北寻找被拐卖儿子的故事，深深触动了铁花和他的同事。

于是，一个“不计KPI绩效考核，不能占用工作时间，更没有参照模板”的大型工程启动了。通过内部招募，一群喜欢穿T恤和皮凉鞋的男生聚集到一起，准备“搞个大新闻”。这是一个只有付出没有回报的项目。如果说有回报，那就是可以完成公司的鼓励规定：每位员工都要拿出一定时间做公益。

他们成立了集团内部的打拐办，经常和各地的警官联系交流，了解需求，为公安打拐刑警开发出一款移动端工作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一旦发现有孩子丢了，警方通过手机就可以发布寻人信息，通过多个

APP推送给周边用户，发动更多人找人。2016年5月15日，阿里巴巴和公安部合作的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团圆”系统正式上线。

截至目前，5月15日，“团圆”系统共发布3053名儿童失踪信息，找回儿童2980名，找回率为97.6%。其中解救被拐卖儿童48名。龙明印象比较深的是最近发生的一个案例。他们的系统可以在淘宝平台上发布信息，一个小孩离家出走后去网吧玩游戏，被正在淘宝购物的网管员发现，马上和警察联系，一个小时之后，小孩就被送回了家。

铁花说，通过“团圆”项目，他不仅了解了公安民警的工作常态，也让他对技术背后要担负的社会责任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团圆”系统的成功，让更多人看到了技术的力量。为了解决禁毒教育分散、碎片化、有效性无法评估等问题，2017年10月，国家禁毒办找到阿

里安全，希望通过“互联网+禁毒教育”的创新模式，向全国2亿青少年提供科学系统的毒品预防教育知识。

来自阿里安全、阿里云、钉钉等事业部的18名阿里员工组成了志愿者队伍，仅用一个月就上线“青骄第二课堂”的第一个版本。至今已更新24个版本，今年6月正式在浙江和云南两个省进行推广和试点，目前已超过90万名学生登记。

项目顺利推进的背后，阿里安全高级技术专家千剑和志愿者们也经历了诸多困难的时刻。在试点的一个月里，为了快速修复用户反馈的问题，项目成员经常加班到凌晨两三点。

由于项目成员分散在杭州和北京等地，他们平常都在线上沟通。每天晚上都举行例会，每周开总结会，对产品研发进行规范，项目成员互相补充，如果一个人出差了，其他人就接过他负责的事情。“通过做公益，认识了一帮有情有义的朋友。”该项目成员嘉影说。

在千剑看来，“青骄第二课堂”只是一个开端。如果把“互联网+教育”这个公益模式走通，将来可以扩展到更多领域，比如说加强青少年对电信诈骗的认识。

“码农”们说，用他们擅长的技术去做公益，让冰冷的技术为社会带去温暖，是他们最愿意看到的事情。